

热眼观世

夜奔

□张光恒

夜奔，有急促之意。萧何月夜追韩信，二人都是那夜奔的人，你追我跑，飞云追月，疾如流星。寂寞的长夜，失意的韩信，一个人孤独地策马急走，身后跟着一条同样孤独的影子，银白的月光下，他的脸模糊不清，上面写满了怀才不遇的沮丧，他要出走，以示内心的愤懑、不满。年近萧何，夺了别人的马疾驰，拼命追赶。他白发凌乱，长胡子被夜风拽起很高，他纵马高唱，“又见月影上树梢，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一颗伯乐的心，无处安放，况

且，他深知，识用人才的良誉，是那么的难得。月夜，两个人一前一后夜奔，奔出了江湖上的特有套路和封建官场的高手段。大年除夕，有民工夜奔归家。这年除夕黄昏，我看见前村的王二，骑着一辆摩托车，双腿沾满了黄土，突然地往家里赶去，扬起一路风尘。他背后的包，装得鼓鼓囊囊。他骑得很快，行进的风，让鞭炮的碎片，复又飞扬起来，如乱舞的蝴蝶。远在千里之外一个城市里务工，骑着摩托车回乡村的老家过年，一路的颠沛与辛劳，可想而知。热闹的除夕之夜，举家团聚，许多农民工兄弟，在异乡的旅途之上，

披星戴月，赶着回家。他们的异路夜奔，充满了绵绵不绝、汹涌澎湃的动力。我们望着他们，在路上忙着回家，他们看我们，为生活劳碌匆忙，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通往家的道路上，夜奔而行。夜奔，有人奔得豪气冲天。如豹子头林冲，雪夜奔梁山，凄凉而又孤独，但不乏英雄豪气。在“纷纷扬扬下着漫天大雪”的雪夜，身负巨辱的林冲，终于手刃仇人，英雄气概，一泻无遗。他在墙上写下诗句“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决绝上了梁山。末路英雄，雪夜奔梁山，冲天的悲壮豪情，化作漫天纷纷扬扬的大雪，笼罩了世界。

夜奔的一位叫红拂的女子，有雄壮之气。大唐，名叫红拂、身段婀娜的女子，原本为官家歌妓，却能慧眼识人，携李靖夜奔私逃而走，途中与虬髯客相遇，便肝胆相照，共演一段人生传奇。红拂佳人，自主择人许终身而后奔逐天涯，红拂不让须眉，本为巾帼，却拥有大男子的侠肝义胆。红拂一奔，奔得惊世骇俗，奔得气势雄壮，奔出了盛唐奇女子的大气象。夜奔，亦有脉脉温情呈现。披挂一身冷意，风雪之夜夜奔，是因为亲情挂牵。我常想起这样的场景：大雪荒野，圆月上照，天下一

白，亭、台、桥、路皆隐而不见，只有树如老虬，村如墨画。天地间，几粒如豆行人，脚下窸窣有声，负囊行路，近了，看一看，有做屠户的大牛、教师老赵、三轮车夫张三。行人一步三晃，迤迤前行，身后，只留下串串脚印，伸向来路。近到庭院前，轻叩门环，有人急急前来开门，哗啦一声，大门洞开，大片温黄的灯光探出来，亲切温润。我很喜欢这样的场景，日作夜归，养家糊口，周而复始，有朴素简单的温暖情愫，在开门的瞬间，泻满一地。这些拖着疲倦身躯、一身寒气的夜归人中，有你、有我，亦有他……

生活况味

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

□秦志强

约有个身影，为独行的他，点亮了一根火柴……那天夜里，他做了个梦：灰蒙蒙的正前方，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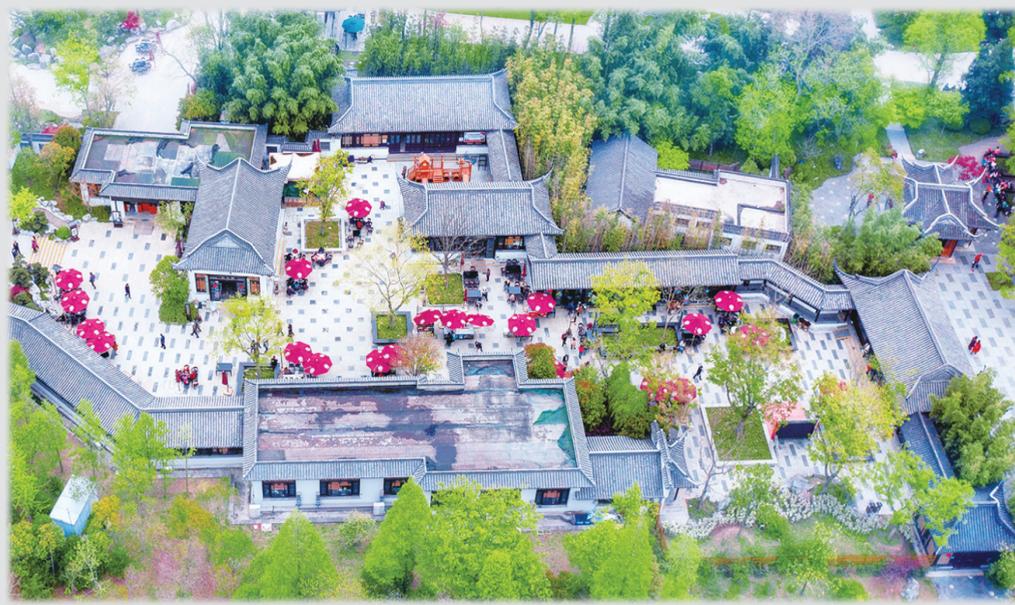
若我会见到你，事隔经年。我将如何与你招呼，以沉默，以眼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句映入眼帘时，他正在上班途中。车窗外，连绵的山、错落的房屋、成排的树木，匀速向后退去。一并退去的，还有那些日子。寡淡的日子。寡淡吗？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拜伦写此诗时，心里想着的，是昔日的恋人；他读此诗时，眼里看见的，是一个男孩，踉踉跄跄向他走来。从细雨中走来。踏入中学校门那天，下着小雨。姓“梁”名“力千”的同桌朝他笑笑，说名字是爸爸取的，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力拔千钧”。这位同桌，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看课外书。没过多久，埋头看书的侧影由一变二——近朱者赤。他对他，暗暗产生了点点敬意。同桌埋头读书的侧影，他永远记得。手中的画笔，将一抹赤红，重重地抹在画纸上时，初二已经过半了。他看五颜六色的双手，呆呆地想：怎么学起的画画呢？初二下学期，成绩好的同学，起早贪黑你追我赶努力冲刺；成绩差的，旷课逃学躺平摆烂放飞自我，极少数甚至偷偷摸摸谈起了恋爱；中不溜儿的，练起了跳远、长跑或学起了舞蹈、键盘，铆足劲儿争取弯道超车。现在想来，他那时，就是被身边那种大环境裹挟着，茫茫然拿起画笔的吧？他肯定也曾希冀着，能用手中的画笔，画出彩虹般的梦……不同的赛道，跑出了雷同的速度——和学习成绩一样，专业水平也是中不溜儿。考前集训，临近尾声时，美术老师当着其他画友的面，对他说：你考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无论画啥，质感都像“木头”……他只呆呆地应了一声，默默地回到画架前，埋下头继续画着。只是，比之前更用力了。没过多久，小指关节处，磨出了血。抚摸着那个小小城堡似的“血痂”，他的内心深处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开始蠢蠢欲动了。看镜中的自己，眼神里竟升腾起一点微弱的亮光来。专业成绩公布时，美术老师傻了眼。集训班总共18名学员，两人被录取，他是其中之一。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更亮了；走起路来，背挺得越发直了；内心深处不明来由的自卑感，也开始渐渐淡化。那天夜里，他做了个梦：灰蒙蒙的正前方，隐约有个身影，为独行的他，点亮了一根火柴……

虽然鬼使神差地考进了专业院校，但他的绘画道路，走得并不“OK”。美术班里，冒尖者多是“童子功”。不靠童子功挤进前列者，则确有几分天赋在。他是狠狠努力了“一阵子”的。可是，无论再怎么拼命努力，总也追不上。眼中好不容易亮起的光，慢慢暗淡下去——怎么还是“中不溜儿”呢？晚自习后，独自走在回宿舍的小路上，他曾经无数次追问过自己：你什么时候，也能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闪亮一次呢？漫天繁星对他眨眼睛，他却感到在被“戏弄”。浑浑噩噩数日后，他莫名想起了“力拔千钧”的同桌。确切地说，是想起了同桌的侧影，由此想起了“课外书”。紧接着，一头扎进了学校的阅览室。阅览室的藏书，数量很少，自然涉及面很窄。看了没多久，他就丧失了满足感。好在父母给的零花钱，已经从中学入学时的2元/周，涨至20~30元/月。偶尔赶上父母心情好，还会另外再给个50或100。若想买几本“盗版书”看，还是能省得出来的。买的第一本盗版书，是《三毛全集》。他看得如痴如醉不眠不休，暗暗佩服她的果决勇敢，向往她的流浪生涯。因为三毛的一句“《红楼梦》是一生一世都要看下去的书”，他又买了一套盗版《红楼梦》……

买的第一套正版书，是《傅雷家书》，一套两本，装帧精美，价格自然不菲。傅雷先生对儿子傅聪、傅敏的口传心授、谆谆教导，被他无数次自作多情地认为，那些或温暖或严厉的话语，也是说给他听的。这让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极大满足——从小到大，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人”，和风细雨地对他说，如此这般营养丰富又入脑入心的话语。直到现在，他都没能搞明白，一位翻译大家对一位钢琴家，关于“音乐”的高深枯燥的长篇大论，未满二十岁的他，何以看得津津有味？因机缘际会，傅雷先生不自知地把他“领到”了音乐圣殿的大门口。楼下音乐班每天早晨的合唱练声，已经进行了一年半之久，他竟在看完《傅雷家书》后才听见。紧接着，就像丢了魂一样，转而爱上了“音乐”。那时候，还没有“百度”，要想知道那些合唱歌曲的名字，只能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打听到名字还不算完，特别喜欢的，他还要找到歌谱，连同歌词一起，工工整整抄下来。望着那一行行蝌蚪似的陌生音符，心血来潮般在“歌本”最后一页，写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如果生命中没有了音乐，我愿选择死！某天，他刚回到教室后门，就看见一群同学围在他的课桌前，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徐姓女同学笑得最欢，说话的声音也最响：一个美术生，抄了这么厚一本子歌谱，不务正业也就罢了，还敢说“没了音乐就去死”，哈哈……几经思考后，他终于鼓足勇气，拨通了音乐班声乐老师的电话。试了一次课后，她收下他做了学生。每周末一节课，40分钟80元，一次交10节课学费800元；声乐离不开键盘，钢琴家里肯定买不起，最后他对父亲软磨硬泡，花600元买下了声乐老师废弃在地下室里的老式脚踏风琴；每次上课，都要骑着脚踏车往返几十里路，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风雨无阻；20节课还没学完，嗓子开始严重充血，没过多久患上了咽炎，严重时半边脸肿得像个出锅的大馒头……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坚持再坚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离声乐老师家更遥远的小山村工作。望着那些曾经让他如醉如痴的音符，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距离，当然不是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面对声乐，他依然没能找到那种“爱之入骨”的感觉，才是主因。

四 十年里，他一直苦苦思索，到底什么才是“正业”？同时，把那些所思所想诉诸笔端，陆续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豆腐块”——关于人生，关于家庭，关于婚姻，关于孩子，等等。写作过程中，他慢慢爱上了“我笔写我心”的那种美好感觉。虽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用双脚丈量世界，却能用文字给自己的思绪插上翅膀，让它们飞得更加高远……某日深夜，他注视着眼前无边的黑暗，给“正业”下了个自己的定义：择一件喜欢并擅长的事，终其一生为之砥砺奋进。以这件事，给他人、社会乃至世界，以正面影响。影响越大，这件事越有价值；影响越大，人生就越有意义。那个从细雨中踉踉跄跄走来的男孩，就是曾经的他——也是从前的你我，我们。

五 一个漫天飞雪的傍晚，我抱着一摞文学杂志，走在回家路上。往前看，自己的影子，被路灯的光拉得又细又长，伸向远方；回头看，两行脚印，深深浅浅，向后退去，退进过往。到了楼下，只见整栋楼就我家黑漆漆的，十有八九是电闸又跳闸了。刚推开家门，就听见“嗤”的一声响，是儿子划亮了一根火柴，扮着鬼脸哈哈大笑说：我故意关了灯，猫在这里等着你。爸爸，你为什么不害怕呀？因为我到家了。到家了，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我笑着回答。嗯。这次真的是你到家了。刚刚我听见门外有钥匙响动，就赶紧划亮了一根火柴。结果是对门的叔叔回他家了，白白浪费了我一根火柴呢。到家了！我若有所思地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抖落身上的积雪，抬起脚，踏进门……



春满街市 张成林 摄

写给母亲

□沈尚领
呵，母亲
一声无言的呼唤
是淌在骨里的血
跳动脉搏的红
是孺子生命与性情
浑然天成的孝忠
犹在一天天长大
岂敢有分分秒秒的枯萎

呵，母亲
一幅心中的画卷
弱小而伟岸
彷徨而坚定
富有而贫穷
襟怀揣着儿女
岁月装进背囊
风中挺身
雨里前行
一丝一缕一粥一饭
总是斤斤计较
积攒分毫
买下游子头顶整个天空

呵，母亲
一曲时代的壮歌
长空摘星
九天邀月
深海再潜龙
绘塞罕碧透
成敦煌诗灯
为大山燃灯
田畴催熟
万家烟火
一趟动车
赶到门外陌陌边识香歌脚
其中有嫦娥



正是艳阳高照、紫气东来的美好季节，背上相机，骑着单车，兴冲冲地到郊外踏青去。绿的麦苗、黄的油菜、白的梨花、红的杜鹃，加上叫的鸟雀、飞的蝴蝶、蹦的青蛙、游的鸭子，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卷帘花气馥，高坐鸟声喧”；不过，我是不愿仅仅局限于感官享受的，因为在我看来，季节就是一张图文并茂的精美报纸，春夏秋冬是它别具特色的四个版面，我这次出行，就是要给春天“打扮”一个娇好的“容颜”。占头条的理所当然是一望无际的麦苗。其实对于麦子，我们并不陌生，那绿油油的叶给人以昂然向上的信心，那细尖尖的芒给人以热情饱满的希望；并且它们自始至终和睦睦，真诚相待，手拉手，肩并肩，共同分享阳光和雨露，共同对抗病害与寂寞，没有一棵甘示弱，也没有一棵独领风骚。这伟大朴素的禀性，难道不正是勤劳农民形象的真实写照吗？确定了这

快乐时光

给春天排版

在我看来，季节就是一张图文并茂的精美报纸，春夏秋冬是它别具特色的四个版面，我这次出行，就是要给春天“打扮”一个娇好的“容颜”。

不够妥当，可能谁也不会服谁，给读者的印象也很难过目不忘。但是，这小小的问题难不倒我，因为视野中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无疑是这明媚的春光里最能吸引眼球的贵重黄金，不信请随我手指的方向望去，那热烈的亮黄，那浓郁的金灿，由缤纷的花瓣到精致的蕊心，由村庄的边缘到大地的深处，一浪紧接一浪，一波紧接一波，铺天盖地地迎面扑来，既让你躲闪不及，又让你欣喜惊叫；大地一旦披上了绿装，就茂盛了起来，葱郁了起来，显得生机一片；绿装一旦戴上了金帛，就丰盈了起来，荣华了起来，呈现富贵一片！确立了这两大版块的具体内容，下面的排版我更是得心应手。那一垄垄的蚕豆，那一畦畦的茼蒿，那一片片的云英，仿佛就是一篇篇朴素而厚实的散文，将它们有机地集中在一起，就可以策划成一个主题鲜明的专辑，我连题目甚至都给它们起好了，就叫“春意融融”；当然，在春天的版面里，诗歌也是不可或缺，紫燕、黄莺吟的是七律，蝴蝶、

个深邃的主旨，最好还得配上一幅传世的压题图片，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最是合适不过了，你看呀，那三位拾穗的农妇既没有自矜的神态，也没有苦涩的怜悯，但是她们敢于在恰当的地方，恰当的时候，适度地弯下高贵的身躯，以自己的热爱和虔诚，捡拾着劳动遗失的果实，补充着土地另一种抑郁的心情。如果在此处需要做个链接的话，已故诗人海子对这种心情诠释得算是比较透彻，因为在海子的眼中，麦子就是粮食，就是生存的根基，他在《城里》一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最爱煮熟的麦子”；同时他还常常以“麦子”自况，在《四姐妹》一诗中，他说他自己是“空气中的一粒麦子，绝望的麦子”。报眼的内容比较难于取舍，“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杨柳，“润物有情如著意，催花无语自施工”的春雨，“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红杏等等，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韵致，假若处理

□钱续坤

蜜蜂留的是五绝，蜗牛与蚯蚓用它们的身子写下的则是长短不一的现代诗，细细地品读，既清新明快又朗朗上口，无怪乎振翅高飞的白鹭、柳间跳跃的黄鹂那么嫉妒呢！需要强调的是，我曾经是个职业的报纸副刊编辑，为了让自己编排的版面生动活泼，富有美感，我总要选择许多不同类型的底纹，加在版面的条块之间，以起到一种烘托、点缀、装饰、渲染的艺术效果。在春天，这些层次分明的底纹是唾手可得，田埂上吐出新芽的小草、地垄里随意开放的野花、池塘边漫不经心的蝌蚪，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使这个版面美观起来，生动起来；可是在我沾沾自喜、准备签发的時候，突然发现春天的版面里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文章与文章之间相隔的花边，赶紧爬到高处举目四望，那些罗列有致的田埂和潺湲流淌的溪水，不正是我孜孜以求的吗？将这告诉正在努力向上拔节的春笋，春笋也情不自禁地张开小嘴，羞赧地微笑起来……

梅周·文学